

◆通州那些事儿◆

本报开辟【运河文苑】栏目，旨在通过搭建此平台，为大家提供展示分享和沟通交流的平台。这个版块所发布内容全部为原创，欢迎各位不想浪费才华的有志之士积极投稿。

投稿类型不限，可以是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连载、漫画连载、评论文章、摄影作品、视频作品、书法、绘画作品以及各类文化文艺原创作品等等。（投稿邮箱：beiqingshequbao@163.com 联系电话：010-80579355 邮件请注明“运河文苑”字样。来稿除正文外，还请写明创作背景、联系方式。）

舌尖上的“大红门儿”副食店

人们常说奔日子、奔生活、奔吃儿，都离不开副食店。有副对联儿说得好：油盐酱醋调味去，鸡鸭鱼肉飘香来。您看，要是没有副食店，手艺再好也做不出一桌美味佳肴。舌尖上的那点事儿，全仗着副食店不是。

早年间，通县百货商场东边是通县第一副食店，老百姓都简称它“一店”，又因其南北大门是红色的，老百姓叫顺口儿喽，索性叫它“大红门儿”。

“大红门儿”南北相通，南门外是新华大街，北门外是东大街。从南门儿进去，南部左边儿卖水产，右边儿卖蔬菜，中部卖猪肉和熟食，北部左边儿卖牛羊肉、烟酒茶糖、糕点和水果，右边儿卖副食。

我记得水产品柜台上摆放着带鱼、橡皮鱼、平鱼、黄花鱼、墨斗鱼、梭鱼、海螃蟹……夏季，摆放的海鲜上下都放着碎冰块儿保鲜，这些冰块儿都是从西海子附近的老冰窖买的。在柜台旁还有几个大号儿椭圆形木盆，里面有活鲤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鲫鱼和甲鱼。卖鱼的都身穿蓝色大褂儿，胸前戴着黑色皮围裙，脚穿长筒雨靴。

那天碰到瓷器胡同的同学买鲤鱼，瞅见卖鱼的从大木盆里摸到鱼，麻利儿扭住鱼鳃，拿起专用的筷子粗细的大铁针，在针鼻儿上穿过湿马莲草，从鱼的下颌骨穿过去，打个结儿，腾出手来放到秤钩子上称称，交完钱就能提着鱼回家。

卖鱼柜台的对面儿是蔬菜柜台，上面有台秤和算

盘，柜台后面是货架子，摆着蔬菜和写着价格的木牌儿。除了时令菜还卖冬储大白菜和大葱。这里有时还有撮堆儿卖的沙瓤西红柿，有的主儿干脆把几堆西红柿都包圆儿，回到家里用医院输液那种透明瓶子做西红柿酱，等着冬天或者来年春天再吃。

卖猪肉的柜台上放着猪肉、猪头、猪蹄、猪下水，还在方形白色搪瓷盘里放着用绞肉机绞的肉馅儿。柜台后面的铁架子上，有好几扇猪肉用大铁钩子挂着，售货员卖肉前，要把一扇猪肉放到案板上，熟练地剔骨，把排骨、脊骨、肘子剔下来单卖。卖肉的先问你买多少，一刀切下肉条儿，放进秤盘儿，一刀准。

“大红门儿”北部西侧柜台还卖牛羊肉、点心、烟酒、茶糖、糕点、罐头、水果……东侧柜台卖油盐酱醋、黄酱、咸菜疙瘩、腊八宝菜等各种酱菜，还有调料等副食品。凭油票和副食证可以在那里购买豆油、花生油、香油、麻酱、碱面、粉条儿、团粉等副食。

食用油都装在大铁桶里，售货员要用油抽子把油桶里的油抽到水桶里，倒进售油机里再卖。售油机下面的油桶高不足一米，上面有盖子，盖子一半儿固定在油桶上，另一半儿是翻盖儿。在固定的盖子上面有立柱油管儿，一头儿伸进售油机的桶内，另一头儿伸出桶外两尺多，上有售油刻度、卡簧按钮、手柄和出油嘴儿。顾客买油，售货员根据顾客购油数量，用卡簧按钮选择刻度，左手把顾客的油

瓶子口儿对准售油嘴儿，右手把手柄提起来，正好卡在已经选定的售油刻度上，再往下按压，油就缓缓流入油瓶子里了。

售货员卖鸡子儿的时候，要用灯箱检验鸡子儿的好坏。灯箱上面有均匀对称的椭圆孔洞，里面有电灯泡儿，顾客来买鸡子儿，售货员把鸡子儿依次放到孔洞上，再打开灯箱开关，红的是好的，黑的就是坏的。

来“大红门儿”买东西的，还有附近饭馆和单位食堂的，采购员大都推着手推车，蹬着三轮车来采购。

“大红门儿”和东单、西单、崇文门菜市场差不多，是当时咱通县县城最大的菜市场，又在繁华地区，整天熙熙攘攘，川流不息。

想当年，大大小小的副食店遍布于大街小巷，值得怀念的还有那个年代的货真价实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“大红门儿”。

文/刘维嘉



关于运河的记忆

挖鳖蛋

我生长在京郊运河边，伴着运河的水声长大。钓鱼，摸虾，捉蟹，奔走于河边，是儿时生活的精彩部分。而挖鳖蛋，又是其中的最精彩一章。

那时，运河水清澈，鱼虾蟹颇多，网打，人摸，竿儿钓，都会有不错的收获，成盆的大小鱼儿，打上岸来，并不上秤，给个五毛一块的，您端走。

鳖成群。夏日，沙滩之上，远远望去，一片鳖，大大小小，在阳光下悠闲地晾晒，人走过去，立刻争先恐后爬向水中，激起一片浪花。我追过多次，触手可及，大纽扣儿似的小鳖，入水，立即向淤泥里钻下去，伸手挖，上来一手泥，难有收获。大点儿的鳖常捉到，在学校操场上画一条线，人手一个，赶着赛跑，观者伸头引颈，引为一乐。

后来得知，小鳖是从蛋中破壳而出的，找准了时机，便可以在它们出窝进河水之间的半途擒获。这无疑很难，你知道它们何时何地出现呢？若是半夜，更难觅其踪了。问大孩子，皆闭口不言，

孩子也有孩子的秘密。

再后来，我知道鳖蛋是可以寻可以挖的，地点，就在河岸沙滩不远的地方。也只能猜测，大人不说，孩子没挖过。

我决心一试。一次，小雨过后，枣树刚吐新芽的时候，我到岸边土坡上寻觅，清晰的脚印，分明是鳖爬过不久留下的，一行行，一行行。忽然，脚印断了，有巴掌大的一块湿土，像有人用手轻轻拍过。我眼前一亮，心里咚咚跳：难道鳖蛋埋在这儿？

土半松，手指挖下去，终于碰到东西了！圆圆的，白白的，与鸽子蛋大小相仿，这就是鳖蛋啊！个个儿有指尖儿大小的白印儿。

一个个请出来，窝口小肚大，数一数，整整三十六个，吉利数字。

神奇的，是我严守秘密，再没向人提起寻鳖蛋的经历，第二年，仍在那个位置，又挖到一窝鳖蛋，数一数，不多不少，还是三十六个！

第三年，我再没机会了，因为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了运河边，到了京西石景山。

运河的污染，让鱼虾鳖踪迹全无。儿时的经历，如同一场梦了。

运河掏蟹

说完挖鳖蛋，捉鱼，这回说运河掏蟹。

昔日家乡的运河，在村边拐了个弯儿，远看一座巨大的沙堆，运河在它面前变了方向，转而向西，村名叫“沙古堆”，名副其实。

蟹出两处，一处在大沙堆下，防汛打下的木桩附近，水深而急；另一处则在拐过去的数百米之外，水浅而平缓。

能在木桩附近掏河蟹者，无一不是游泳

好手。那时我见他们比试泳技高下，项目有两个，一是脱衣下水，在深不见底处点着香烟，看谁在水中中原处没离开，且口中香烟不湿，照抽不误，非“踩水”出众者不能为。另一项，就是潜水掏螃蟹。沉到水下，再上来手不空，高手还能一次举起两只螃蟹，以此为荣。

据下潜者说，水深处或有砖头，或有树枝杂物，下潜之后，翻动，掏取，即可得蟹。憋气时间有限，能连翻动带捕捉，掏出螃蟹，也是不易之事。一次两只，更是高手之中的高手了。

我自幼被家人看住，不能下深水游泳，自然，要到第二处捉螃蟹了。

此处是过木桥，再向西，河岸宽阔平坦，南岸水流潺潺，平缓而清澈，离岸十余米，竟是胶泥河床，与前段沙土大为不同，是螃蟹居住的去处。

手摸到小圆洞，心中一喜。孩子手小，有的洞能伸进去，此刻，若洞中有螃蟹，必有动静，上佳者，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夹手指。不用怕，河蟹个儿不大，劲儿有限，夹不疼，伸直手指，再缓缓拉出，一只蟹就跟着出来，还傻傻地夹着手指呢。有时干脆伸进两根手指试探，屡有斩获，乐此不疲。三五成群来此处掏螃蟹的孩子，络绎不绝。

与捉鱼一样，蟹也有不用费力，唾手可得的时候。蹲河边，用农家捞饺子的菜篱，或干脆空着两手，将急急忙忙上岸的螃蟹一一捕获，捏住壳儿的两边，扔进铁桶。不用问，翻河了，污染来了，水中，已不容它们生活，争先恐后地上岸，是在逃命，一场大规模的逃亡。

面对惨状，该哭才是。但想想，大家当时都在笑，开怀大笑，只知眼前的收获，却不知道，最珍贵的东西，很快就要远去了。

文/韩文林

